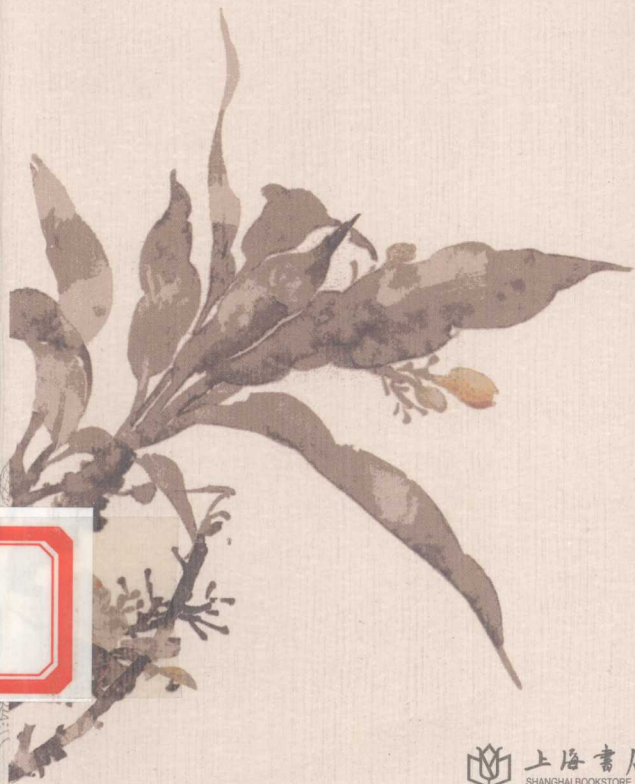


爱黄裳

黄永玉 黄宗江 李辉 傅月庵 等著 陈子善 编

黄裳（1907—1986）原名容鼎昌，当代著名散文家，著有《锦帆集》、《旧戏新谈》、《珠还集》等三十余部散文集，另有电影剧本、报导、论文、资料研究及翻译作品多部。被公认为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散文大家。日前，“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和黄裳散文爱好者与会探讨黄裳先生的作品。本书除收入该研讨会的发言和论文外，还酌收研讨会之前和之后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关于黄裳先生及其散文的印象记、论文和读书随笔等等，以期对黄裳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爱黄裳

黄永玉

黄宗江

李辉

傅月庵

等著

陈子善

编

Del. 7
700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黄裳/陈子善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678-845-5

I. 爱... II. 陈... III. 黄裳—散文—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684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 多

爱黄裳

陈子善 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8-845-5/I·147
定 价 25.00 元

体系断层

——代序

黄永玉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你从小就在建立
情感体系
物质体系和
学术体系，
口袋里
让妈妈翻出来的
小石头和瓦片
跟老大以后收藏的

古书和古董，

经历的得失和喜愁
有甚么分别？

童年的妈妈

少年的同学

青年的情人，战友，

中年共患难的相知

老年所有过去的人影

是你的伤痛……

一个人在书房里，

一片纸

被蠹鱼咬蚀的书，

七十年前几封女朋友的信和

一小把剪下的头发。

六十年前忘记了兑现的稿费单和

没敢发表的旧稿，

五十年前几卷脸红的交待和

检查，

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

被恐怖的抄家和

冷酷的发还，

于是老了……

不管是清醒还是紊乱，
换来温暖的迷茫……

体系断层

——代序 / 黄永玉

1

上 编

萧散淡永 自成境界

——为黄裳散文研讨会而作 / 周汝昌

3

黄裳浅识 / 黄永玉

5

“先知者”和“一段木头” / 黄永厚

12

黄裳的“基因” / 黄宗江

15

黄裳片论 / 何满子

18

说说黄裳 / 钟叔河

23

从《旧戏新谈》说起 / 姜德明

26

我看到的黄裳 / 郑 重

31

看那风流款款而行

——黄裳印象 / 李 辉

37

黄裳的“散文王国”

- 我读黄裳散文的一些印象 /邵燕祥 46
- 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王充闾 55
-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汪成法 65
- 熔铸古今成新体
- 黄裳书话的文体之美 /赵晋光 79
- 杂家与“杂文” /余斌 89
- 黄裳文章 /张新颖 98
- 论黄裳散文的特点 /励俊 101
- 他谨以散文的名义,成为文史大家 /荆时光 108
- “旧书业真入山穷水尽之路矣”
- 有关黄裳旧书情缘的探索 /徐雁 112
- 《来燕榭读书记》研究 /徐雁平 宋萍 171
- 历史中的风景 /王琼 184
- 金陵不怀古
- 小议黄裳与南京 /王宇平 191
- 黄裳及其他 /常青田 196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新北京

- 从黄裳致巴金、萧珊的一封信说起 /周立民 201
- 黄裳旧著三题 /韦 决 218

下 编

- 沉默的墙 /杨 苡 227
- 爱黄裳 /傅月庵 236
- 话说黄裳 /纪 申 241
- 老头儿开会 /毛 尖 245
- 旧燕归来付一痴 /罗 敏 248
- 小楼深巷 恁然一翁
- 黄裳印象记 /顾村言 253
- 拜访黄裳 /朱自奋 263
- 《黄裳散文选集》序言 /陈惠芬 272
- 《来燕榭书札》书后 /纪 申 295
- 羁情与风流 /雷淑容 299
- “与我相合” /桑 农 302

黄裳先生 / 朱 伟	305
黄裳的珠玉二记 / 杨小洲	309
我读修订本《珠还记幸》 / 朱金顺	314
黄裳,旧雨新燕齐飞 / 杨小洲	319
来燕榭里读书人 / 林伟光	324
藕香零拾读黄裳 / 张旭东	328
儒家唯此耳	
——《好水好山——黄裳自选集》导言 / 刘绍铭	333
附录	
黄裳著译书目(1946~2006)	337
编者跋 / 陈子善	343

上 编

萧散淡永 自成境界

——为黄裳散文研讨会而作

周汝昌

黄裳和我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同窗契友——这“同窗”并非泛称之雅词，是名副其实的“同屋”学友。他比我小一岁，因此一直以“弟”称之。我二人体格、气质并不全同，但过从之密，可谓形影不离；文艺爱好之相同，感发共识之亲切，恐怕在当时同级同学中并无二例。他极爱中外书籍的好版本，如今成为海内头等藏书家不是偶然的，我也早有预感。至于他后来专以散文名家，则稍出我意想之外。我曾思忖：他拥有万卷珍本秘笈，必会成为“国学大师”或“史家巨擘”；可是这个想像却不合实际了。如今悟知，他不喜欢当“学院派”的专家，写那种搭架子、摆“学识”的土八股、洋八股，而愿意以文遣兴寄意，自得其乐——也可同时予同好者以自

得之乐——变自得为共享。

既明此义，则于黄裳的散文，就不必再寻许多冷僻新奇的赞赏之词——只要识得感到“萧散淡永”四个字就行了。当然，他于萧散之际、淡永之间，却总有一种令你沉思而知味的欣慰与感慨的领会和交流。

这是他的散文之所以不同流俗之精气所在，意味斯存。

中华“文统”，自“五四”以来与古大异了，古之文学，分诗与文两大总体，故名家皆有“诗文集”；而“文”又分骈与散两大类，不幸“五四”诸贤把汉字本身最大最珍贵的特色“平仄”“对仗”都一刀抹杀而断种了！只剩下可怜的“散文”——然而又被西方的“小说独尊”的意识所压、所“霸”，于是今日中土青年一代真能领会汉字散文之美的，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也就好比相马之伯乐、听琴之子期了。再者，散文实质是诗的变相，有滋味有境界。它不是变相的“论文”（如老友张中行先生，以“文”著称于晚年，其实，多是“论”而非“文”也——太组织太布置太少自然之致）。

散文是由心中通过笔端而流出的字句，其文，有情有致，有思有境，而无“头巾气”的“论析”、“讲解”——我忝为同窗知己，聊以此义向他的散文造诣表示祝贺。

丙戌清和之月

黄裳浅识

黄永玉

黄裳生于1919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第一次怎么见的面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边,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后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有：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

伺候年老的妈妈,缴纳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购买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个女儿呱呱落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们两个人喝得微醒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浏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哦?先生帮帮忙好哦?”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